

全州志卷之末

災祥

昔漢儒以五事配五行妖疢祥青影比響合雖若膠而未融然遂欲舉天道遠人道邇之說以闢之豈足知天人之故哉夫恒時休咎法可授聖糜蟲風雪經不諱書惟至誠見微知著而弭於未然賢者警於當躬而勵其後效妖由人興自求多福斯固君子所當省躬考政不得諉乎渺冥荒忽者也志災祥

漢章帝建初四年甘露降泉陵洮陽二縣後漢書

晉成帝咸和四年五月甲子白鹿見零陵洮陽獲以獻宋書

全州志

卷之末 災祥

符瑞志

宋文帝元嘉元年十二月丙辰白象見零陵洮陽宋書符瑞志

唐代宗大歷六年十一月湘源縣芝草生同根三莖合成

一蓋冊府元龜

憲宗元和十四年八月丁丑歲星太白辰星聚於軫占曰

兵喪在楚分與南方夷貊之國唐書天文志

宋太祖建隆二年全州大雨水省志

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罰恒雨說曰肅敬也

內曰恭外曰敬人君體貌不恭則不能敬萬事上慢下

暴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

乾德三年全州大雨水宋史五行志

太宗大觀六年全州有木連理省志

神宗熙寧九年五月全州黑蟲食苗有黃雀來食之皆盡

省志

五行傳曰思之不睿是謂不聖時則有羸蟲之孽聽之不聽是謂不謀時則有黑青黑祥

元豐二年十一月全州生芝十二本宋史

徽宗政和六年全州有木連理省志

元仁宗延佑二年秋七月全州江水溢害稼元史五行志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全州志 卷之末 災祥

謂水失其性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而為災也

秦定帝元年八月全州飢元史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草木百穀不熟也

順帝元統二年二月太白經天粵西叢載

劉向五紀論曰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故以己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占為兵喪為不臣為更

王疆國弱小國疆石氏說曰其國不亡則大亂

至正九年春正月元日霜舊志作元統元年誤

明憲宗成化十三年全州文廟右楹生芝是年郡人蔣冕

領解舊志

世宗嘉靖元年夏五月四都山崩水湧壞田數百頃

京房易傳曰小人剥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強

十年春二月雨雹如彈自辰至巳舊志

新唐書云雹者陰脅陽也人君惡聞其過抑賢用邪則

雹與雨俱信讒殺無罪則雹下毀瓦破車殺牛馬

十六年夏四月大雨水城圯者半大傷田稼舊志

十七年大疫自秋九月至冬十二月舊志

二十一年夏四月丁卯午刻有飛石墮柳山應泉池

董仲舒劉向呂為石陰類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日白為主近白祥也

全州志 卷之末 災祥

秋九月大疫至明年九月舊志

二十六年春二月夜雷震學宮松傷戟門梁柱舊志

二十七年夏六月四都山裂水湧三道汎衝昇鄉民屋土

田成河計田四百餘畝舊志

神宗萬歷四十六年全省大旱民飢舊志

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父厥罰恒陽言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京房易傳曰欲德

不用茲謂張厥災荒荒旱也

八月至於十月每夜有巨星見東方長丈餘有白氣如矛

如匹練自北而南舊志

前漢志建元六年長星出東方占曰是為蚩尤旗見則

王者征伐四方晉高貴鄉公正元元年白氣出南斗王
肅曰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董仲舒曰為孛者惡
氣之所生也謂之孛者言其孛孛有所妨蔽闇亂不明
之貌也一日彗所以除舊布新主兵喪也

國朝康熙十七年彗星見東方是年吳三桂死

二十一年夏六月斗米二三十錢

二十三年春夏大旱高田未及分苗

二十九年冬十二月大雪竹樹盡凋

三十年春夏旱秋有年

三十四年春正月地動

全州志

卷之末

災祥

四

三十六年春夏飢菜色鳩形比戶而是刁風四起獄訟繁

興秋七月無雨

三十七年大飢居民挈妻子掘金羊頭山藥石蒜等物餬

口

四十五年鹽貴民多淡食

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大水城內深五尺逾時方退

四十七年大疫

四十九年秋七月無雨

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夜分大風雨雹風自北來屋瓦

皆飛大木拔北城女牆盡毀湘山寺塔頂墮地

省志五月

十一日大水城內深七尺六日方退六月大旱大飢斗

米銀六錢

五十四年四月十九日大水城內深四尺即日退

五十五年鹽大貴淡食者十室而九

五十七年秋七月旱

六十年春夏旱

六十一年春米貴秋有年

雍正元年秋大有年

二年秋大有年斗米銀七分自七月不雨至於十二月井

泉多竭

三年夏蟲秋田禾半收

四年夏廣鹽不繼秋有年冬雨雪人多疫

全州志

卷之末

災祥

五

五年夏旱秋有年

六年夏大旱自五月至於八月早穀無收晚禾半熟

石塘年譜

乾隆五年六月旱

八年夏閏四月旱六月雨秋有年

九年夏六月旱飢米升制錢二十冬十二月有星孛於西

方十餘日始滅

十年夏旱自五月至於秋七月

十二年夏五月大旱秋七月雨

十三年大疫自夏四月至明年春三月闔州殆遍山中草

藥掘售俱盡虎大為患夜破壁入室嚙人萬鄉尤甚六

月飢

十四年夏建鄉大水漂壞田廬數村

十五年夏大旱早稻多死

十六年夏五月旱秋七月二十四始雨

十七年夏飢

十八年秋鹽價騰涌十二月益甚鄉民填市至明年二月

稍減

十九年夏大饑

二十年秋有年

二十一年夏五月初九日大雨水秋鹽不繼冬十二

月大雨雪

五十九年五月十九日大水城內水深丈餘一日夜方退

論曰古者王省歲卿士月師尹日蓋上下大小無不致

全州志

卷之末 災祥

六

共警也今則曰我卑位耳烏足動天則又有曰亦偶然耳豈必有感召於是或諱災而著祥甚者乃飾災以爲祥嗚呼烏烏啞啞掩耳趨潦燬不告芝進圖斯亦古今通弊也雖然龔黃卓魯之倫必有異乎是者

雜紀

齊諧搜神夷堅亘室儻慌的詭髡我不聿矧稗官以裨正史况軼事足資譚劇揮塵可聽謀野則獲豈曰富以多文庶幾賢於博奕志雜紀

英布

漢高帝十二年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帝親擊之冬十月擊布軍會黥布走令別將追之擊布軍洮水南北大破之

漢武帝征粵

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帥師出桂陽下漕水至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為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或下漓水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

前漢西南粵傳

唐伯虎

唐伯虎五代時全州進士一日病卒心獨溫後數日還魂初若夢為人追呼入官府見主者曰誤矣當還已而語伯虎曰到人間為我以法華經為報亦當勸人誦之伯虎曰某他日亦得祿乎謂之曰雖有薄爾遂出至家而甦後任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梧州推官六十餘卒

王鞏隨手雜錄

案此亦傳會佛氏果報之說耳假實有是事不以行善勸世而獨以法華經為囑何也豈一誦法華經遂可無惡不作乎恐疑誤後人故不得不辨

張巒

後周廣順二年唐主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巳孫晟曰楚人求息肩於我我未有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桂林之役歛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何如晟以為宜然延巳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驚一旦三分喪二人將輕我請

委邊將察其形勢唐王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
州格趣全州與張巒合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等
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
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資治通鑑

宋太祖

建隆四年湖南得州十五潭衡邵郴道永全岳澧朗蔣辰

錦叙宋地理志

右仲元

右仲元桂人號桂華子七星山道士也負能詩名其警句
如石壓木斜出岸懸花倒生之類甚多學詩者不遠千里
而來有南嶽處士廖融者亦至時楊徽之守湘源融因誦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八

仲元數篇徽之大稱賞目為玉方響

省志

樂繼能

樂繼能全州刺史權知桂州開寶三年從潘美下昭桂二

州有功

汪森粵西文載

狄青

皇佑五年王堯臣為樞密副使會儂智高反請益募澄海
忠敢雄畧等軍屯邕宜諸州運全永道三州米以饋軍食
詔狄青詳酌以為便遂施行節末

唐少卿遇仙

桂州唐著作子正嘗讀書元山觀有道人不通名氏相遇
清談數日并傳方書治平初唐領薦赴京至全州僕病不

能行忽遇道人笑謂曰吾爲先生僕可乎遂荷擔行如飛別去月餘唐行二千七百餘里抵唐州湖陽驛道人先留書驛吏視其緘題曰呈桂州唐秀才歸真子謹封啓封唯一詩云元山相見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末緣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篋中靈藥宜頻施鼎內丹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爲燕會好來黃壁卧林泉留書之日卽全州所遣日也唐大驚而結語未喻後爲邕管機宜攝倅事熙寧丙辰交賊陷城死於州治黃壁亭角龍蓋指丙辰也歐陽闕記

流人

宋哲宗紹聖二年冬十一月梁惟寅除名全州安置高宗建炎元年侍御史馬伸撫諭荆湖廣南夏六月受僞命莫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九

僞全州安置

宋本紀

吳正之夢驗

吳信字正之洛陽人紹興初爲武岡尉劇賊曹成蹂躪湖湘間勢甚張郡聞寇至守將黃君興與諸曹悉引避山谷信獨慨然以死自誓留城內集丁壯捍禦居二日寇壓境先遣一騎將來偵城中虛實信偶識其人登陴呼曰郝大夫亦爲此耶郝曰吾以母故陷於此不能自還羞見故人信爲言城中無豪戶大家正使擄掠懼得不償勞郝曰聞黃使君橐中之藏甚厚故來取信曰去已久矣郝曰然則爲君全一城卽舉鞭麾衆去黃歸冒爲已功受陞賞信幾獲罪後數年丁巳歲爲全州清湘尉夢人告曰君有陰功

生子當及第起自東南第一州覺而弗解姑志諸牘又二十年丙子歲官於康因出郊見驛壁有詩首句云建節東南第一州始悟前夢夷堅志

呂仙

道士蔣暉志行高卓洞賓謁之適蔣他出題詩於壁曰醉舞高歌海上山天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後書無上宮主訪蔣暉作遂去字徹壁暉歸人驚曰宮字無上此呂翁也追之不復得矣列仙通紀

陳宮講

宋恭帝德祐元年丙子元兵破潭州全州提刑陳宮講不為守遁諸岩谷清湘令蕭巖叟以城降舊志

全州志

卷之末

雜記

十

盜患

元順帝元統二年甲戌春三月猺劫全州至正八年戊子冬湖南盜劫本州平章蘭公按本路置總管舊志

周德興

周德興濠人洪武元年同楊璟討廣西攻永州元平章阿思蘭及周文貴自全州來援德興再擊敗之斬朱院判追奔至全州遂克之省志

韓觀

洪武二十七年全州灌陽諸猺叛廣西都指揮使韓觀會湖廣兵斬千四百餘人明史

明朝馭蠻

英宗天順二年十二月廣西都指揮馬瑄百戶施觀死於賊先是全州蠻糾引武岡州楊蓬等峒苗人越至全州山川壇廟巖前等處為患總兵朱瑛右都督陳旺領兵征勦兵無紀律瑄等遂為賊所殺義寧等處俱失利學海通志

韓雍

成化元年以浙江叅政韓雍為右僉都御史進討大藤峽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為梗出偏師擊滅之戮失機指揮李英等四人軍威大震雷禮集

羅珦

羅珦字用誠臨安衛人成化二十年出守桂林值西延陽峒諸蠻時出掠為興全害珦檄州縣簡練民兵并召靈川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七

六峒丁以備一日謀報蠻五百餘將謀渡湘珦至靈川將諸民兵會所召獐丁馳往破之賊欲歸巢有兩道珦密遣上人唐全給以從山徑便蠻信為然珦引兵潛山口蠻爭逸去遂自後躡殺幾盡蠻有別屯空王寺者乘勝與戰破之又追至角山復大破之諸蠻斂迹自是無敢窺興全者

舊志

張濬

張尚書濬為翰林學士時與同寅限韵聯句得單字公成句有衝雨斜飛燕子單時服其當馬端肅文升以燕子單

學士稱之

蔣一葵堯山堂外紀

宏治乙丑全州張涇川濬為受卷官見嚴嵩制策驚人擊

節稱賞旣而不得與一甲之選爲之扼腕太息後嘗以
修使粵過全深贈以詩曰回首玉堂天上遊驚看玉樹過
南州登科豈必傳三唱受卷曾知讓一籌館閣栽培他日
地文章經濟古人流湘山夜雨皇華驛傾倒能令老病瘳
嵩訓詩曰曾隨玉署瞻先達愧謁龍門已後時往事殷勤
勞晤語非才流落負心知湘山夜雨留觴久漓浦春波放
棹遲別後雙魚難定覓但吟佳句一相思

堯山堂外紀

吳廷舉

兵部侍郎吳廷舉與大學士蔣冕俱廣西人自少爲布衣
交又同第進士世宗登極廷舉劾奏冕當先帝南巡時冕
旣不能排闥引裾而諫及微言不聽又不能挂冠解綬而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七

歸諒古人導以教訓傳之德義不如是也且言臣與冕爲
同榜好友不能如韓愈之於陽城歐陽修之於范仲淹陳
瓘之於曾布朱熹之於史浩常遺書論責有愧於四臣實
爲倖位求自免去其詞近直已冕言廷舉與臣莫逆其列
官中外三十五年每歲通書問者數次前臣扈從南巡廷
舉亦嘗致書及臣矣其間多獎借之詞無片言及時事蓋
謂臣旣失職於先朝當勇退於今日處君臣朋友之義當
然臣不去何以謝廷舉上知廷舉言過激促冕亟出視事
而尋調廷舉南京工部案武廟南巡時冕嘗與同官跪門
諫止後在南京又數請回鑾則冕固不負其職也廷舉是
時爲都御史實無一言及之顧不先自劾而劾冕幾於賣

友沽直矣末世士大夫好名之過即父母兄弟有不相
者况朋友乎此無他學術不明而喻利之心勝也今世以
延舉為氣節中人亦未考其生平耳

徐學謨世廟識餘錄

俗語有所本

吾州人謂人語言濡滯不決者為絮猶絮之柔韌牽連也
語雖俗亦有所自韓魏公富鄭公同在政府偶有一事富
公疑之久而不決韓謂富曰公又絮富變色曰絮是何言
也劉夷督嘗用此語為如夢令詞其末云休絮休絮我自

明朝歸去

湘臯集

書威信侯廟記後

右威信侯廟記宋人祝禹圭所作其文載在宋清湘志及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三

本朝正統間州志中二志所載詳略不一而首尾皆同尾
皆至封威信侯而止其文恐非當時全文也自國朝洪武
以下六十三字則今代人所書成化中續修州志乃以此
六十三字連屬上文合為一記遂以禹圭為國朝人則誤
矣偶閱前後諸志見其牴牾不合參考而正之庶俾後之
續州志者不至仍襲其誤也

湘臯集

詩誤傳作者姓名

世傳七絕詩周公恐懼流言後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
年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皆謂王介甫作及觀瀛奎律
髓乃知為樂天詩題云放言前四句云贈君一法決狐疑
不用鑽龜與祝著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亦

載樂天集而俗傳者數字不同後作日未篡作下士向
假一生作終身復作有劉文安呆齋續稿程墩篁編詠史
絕句亦以為王介甫作又以真為忠皆誤節湘臯集

蔣閣老冕

上欲北巡自稱威武大將軍朱壽巡邊命內閣草制冕曰
陛下受天明命內而四海外而四夸孰不尊親如天如日
若稱朱壽號為將軍臣鼎鑊在前不敢奉詔公扈駕至南
京隨事規諫曲盡心力懇請回鑾自春至秋懷䟽跪門者
屢次至於不穿罩甲則雖錢寧江彬同傳旨苦逼亦未敢
曲從不賀總督府懸挂牌額則雖文武羣臣守候行禮亦
不肯往李樂見聞雜記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古

嘉靖三年五月冕罷初建室議起冕言皇上既受命於武
宗即嗣武宗後以奉宗廟今欲於本生父立廟將置孝宗
武宗於何地乎願賜罷歸上曰朕方倚任共圖洪理建室
禮儀朕自裁定之既而復以請寢席書璫萼召命不報遂
移疾乞去從之御史王泮等疏留不報徐學聚國朝典彙

西樵野記言吾郡中蔣閣老冕歷事三朝而始告歸田里
朝廷慕其賢使使三聘之不至膚制詩一闕頌云聞說江
南一老牛徵書聘下已三秋主人有甚相虧汝幾度加鞭
不轉頭冕稽首俯伏以對詩云老牛用力已多年領破皮
穿只愛眠犁耙已休春雨足主人何用苦加鞭終不就若
此忠義具見之矣案蔣閣老冕全州人嘉靖三年以議禮

不合而乞致仕豈有三聘之說且此二詩三家村社人
不語而筆之於書抑何俚鄙無識也弇洲二史考

廣州之全州僻州也蔣文定冕以成化丁未登第官至少
傅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六十二致仕卒贈

少師呂文簡調陽以嘉靖庚戌登第官至少傅太子太傅
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建極即謹身六十三致仕卒贈
太保二公為時相首輔名位權力亦同而文定之自樹立

偉矣弇山堂別集奇事述

清德

鄉先輩清儉之德誠後學所當敬仰師法者也如吾郡之
邢公正梧之吳東湖全州之張涇川蔣敬所世雖有所評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五

然各有不可及者邢公初出守廉州兼理珠池及代去不
帶一珠以歸官至方伯未嘗治第死之日分諸子惟衣衾
束帶無他長物子孫多有不能自存者東湖自先世戎籍
受屯田四十畝及歷仕數十年不增尺寸嘗於祖墓前闢
地作書屋其間製十景以詠其事黃大泉曰向見東湖十
詠謂當如洛陽名園之勝及過其處廣不盈畝可笑也其
子無宅以居張涇川位至留都司馬亦未嘗治第庠屋敝
椽齊民不若也蔣敬所位自宰相其宅亦僅可為太祝廳
事而已視他宰相之居什伯倍屣矣世有聚賄百萬治第
破千家者可謂震耀一時曾不得終身享之視此孰得孰

失李文鳳月山叢談

文臣封爵

案大明律文武不許封公侯嘉靖初修定策功內閣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封伯爵子孫世襲固辭而許廷和子孫世襲在京四品文職冕等五品俱不就

弁山堂別集異典述

賑飢

正德己巳年歲飢民仰哺有司然公廩待撫按議發文檄往來計且後時全士大夫家自出粟擇湘山寺元妙觀二所置大釜十餘口日二次為糜有司者止薪水具盂匙撥人服役揭諭凡無告老幼男婦類聚次第給食辰入已出未入申出存活甚眾

舊志

陳主客

邦僂

都給

邦修

書略三則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六

論風俗書云禮本忠信學先器識古之道也邇來後生森森穎出文藝斐然矣而恂恂雅飭之度雍雍退讓之節顧不逮先輩閭閻之習自儉入奢宴會競豐婚嫁論財病與喪禱祀巫覡不示之防士風民俗將何極乎

論里甲云全在廣右如人魁然其形實多內損復責荷重良不易哉往年京差大戶解藥材魚油皮張諸賦未甚病也近增解漆解鐵解鐸木不時至矣往年均徭所徵二司府州皂隸馬夫銀耳近增宗室房價婚喪禮費莫可紀矣民窮歛急萬一著以為令後來宗室益繁則何如為策耶論水利云水所發源必藉林樾蔽翳乃免燠爍近年萬昇鄉民規利目前鬻商販置炭窑伐木無時林疎而山就童

審密而土益燥經旬不雨流脉微細田疇失溉司牧者及
今不爲之所委膏腴同石田其爲害豈直刀錐矣哉

俱舊志

張冕

張冕字莊甫晉江人嘉靖間爲桂林同知時全州差役以
吏承冒免者歲數百人而役歸貧民冕嚴爲之裁賦役爲
均省志

舒太史三生聞見

載籍所著輪迴事迹甚衆但取竒異駭聽不無附會如楊
大年之爲武夷控鶴仙人蘇子瞻之爲西湖壽星寺老僧
皆其自語然固事之必有者舒太史宏志再生之事相傳
不一王子春有名宏慈者來應里選名在錄中召而詢之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七

則果太史後身也太史以乙未卒於濟上時司馬公治河
駐南旺未及視舍次年丙申那地州極邊有屬東蘭土目
分轄彼中者厥妻孕將就蓐前一日夢有貴宦乘車黃繖
羣從甚衆道至其家云借住數日當卽去質明舉一子右
臂有青紋似墨迹甚明云尙書舒應龍之子其人固蠢獷
不識字抱兒就土舍辨之舍曰此漢字也聞省中有貴宦
是此名姓者遂以報州長州長頗知太史已化亟馳報司
馬公公令人往視事果實因聞於當事令人抱兒至其家
字迹宛然遂擇保母乳之命以今名初司馬公候代真州
代者乃楊公後山公令人齎符勅往是夕楊公夫人夢有
少年宦客盛容服入揖之云老父之事惟老伯能明之

夫人惘然莫知所謂因云衙衛森嚴汝何從入答曰吾
勅印來爾次晨夫人以告楊公楊公甚異之遂作書以報
司馬予詢其尙能記往事否答曰不知也聞其二歲時值
太史忌日司馬公及夫人奠畢感傷哭甚慟忽從傍應曰
不必哭兒在此又聞全湘古有識云菩薩去狀元來會湘
山妙明塔災寂照禪師遺蛻俱付鬱攸未幾太史登第皆
傳爲妙明再出雖其名第少有中眉之限然聞其生而寡
言笑少嗜欲無俗情及仕宦態信非上德具有宿根者不
能及此也則太史來去了然蓋三世矣此予得於聞見之

真者故備志之

魏濟西
事珥

全州舒編修宏志十九中丙戌探花其年授官卒卒時其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六

省軍人家生子腹上有三肉字紅色微高於膚乃探花名
姓守某公聞驗視果然卽遣惡足報其尊人尙書應龍中
陽公公正憂失子嗣絕卽往購得抱歸屬探花婦鞠之以
爲孫自是肉字漸消滅然探花當十九猶不茹葷不省人
道蓋亦從釋迦中來纔成婚宦便已觀化其爲榮名何異
雷光石火而以肉字故復自爲子尙滯愛根耶

劉獻初
談林

郡人蔣柘曰探花有子名敦裕將及廿歲而卒現有墓
碑鑿鑿可據故老知者甚悉而云不省人道誤矣

王貽德

嘉興知府王貽德廣西人在官秋毫不取亦不以地方財
結交上官時闔邑有三大貪令皆公所劈斷劫處其趙清

獻之後身乎

李樂見聞雜記

武侯兵書匣

廣西全州山上有武侯兵書木匣歲或一換新板於外予

舊曾聞之未信今大中丞顧東橋云親見

七修類稿

全州石

全州湘江一帶沂流而上兩岸狹處間有土石山懸石如鍾乳嵌空巉巖萬狀叩之聲清越其色若靈壁青翠可喜

余舟過石側擊取數枚高尺餘甚奇巧

杜縮雲林石譜

岳和聲後驂鸞錄

萬歷四十年三月初七日發永州出瀟湘門度芝山謁柳司馬祠三十里為大石城山即子厚所記者其麓可十里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九

許左右壁立而中窪籃輿行猗中訖磨車館道始砥又五里傍曰楚粵分界循山徑而出則高松千章行列道傍大可四十圍小不下二十圍高可二十丈許其跌十餘丈而下絕無旁枝其上乃始虬盤龍攫互相槎牙至有兩榦並上大類連理竟難伯仲濤聲絃響雲日蔽虧其清古確寒之色沁入肌骨即籃輿已度而睠不忍回瞪者多為千年以上物相傳為楚王殷分鼎時所值良不虛耳十里為黃沙市乃逾湘而山角驛至則粵之東境全州矣是日北風壯士民相慶以為豐兆諺曰三月初七日南風吹過北有田不得穀北風吹過南有米啖不完亦廣右風俗志也初八日發山角十里為黃沙鋪四十里城南驛黃沙而南山

旱時有偏側至此則平田夸曠而遠峰迢遞綿亘矣夾
古松接武獻奇如昨者殆無量數是日日稍烈覺有鬱蒸
意固其地氣使然劉全州守來迂入城而蒼悟張觀察七
澤公適以萬壽齋賀駐節金署余上謁語余曰此中風氣
夙稱惡劣飲食男女之際固當矜慎而衣被寒煖更宜節
而衷之晨起必量陰晴爲定則燠無大減慄無大增宜多
爲單衣半臂遞裒益之乃善余曰禦瘴必以酒有諸曰夙
霧未闔稍引蕉勺爲宜劇飲之反爲毛竅易張而爲瘴毒
所乘此最宜戒至榔實蒟葉吾輩亦無庸也且云足下亦
太守遷客耳何必久爲禦瘴計余曰何敢以慶廨爲傳舍
遂謝而別午發城南驛達術延廣闔閭殷然人材物力之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三

盛似當領袖八桂度西圍而磐石當城西之羅江口光孝
寺據其上游入寺有無量壽佛塔塔中祖僧肉身蒙漆黝
然華燈熾然索其闔山志觀之多言神通幻蹟凡數卷余
遵羅而行兩岸諸峰突兀插天轟轟迎人而右壁幽嵌層
出欲覆籃輿下瞰清流徹底怪石齒齒真令人應接不暇
拾級登嶺有亭曰江山一鎖進曰捲煙閣其竊處鑿石爲
大士閣西行新梵石達不五里爲飛鸞橋長可百丈度平
田五里再循山徑古松夾路亦復獻奇而忽遭被燔者數
章或剝鱗或剗根慘不忍視千年靈物溢焉溝斷詢之輿
夫多爲販馱與土僧相勾日侵月蝕託言野燒所燼而以
數銖官錕賤售之爲牟奇利計者卽百厲禁不能禦也念

之慨然宵行二十里宿山棗驛初九日發山棗古松猶昨
借野燒舟荷利者亦復如昨私念人情好惡相反故爾爾
落落千丈猶正人之爲國棟也見金而不見松則此松之
澹居於古道傍也於彼何礙而不盡不快愛此松者不復
愛此妬松者則彼之以松盡也於我何礙而自不得不疾
之若仇人情大都如此矣十五里爲華光館館背南而向
北遞北爲白面山猿人窟穴其中三十里爲興安縣白雲
驛節鈔

鈛鋤潭

宋吳曾記云予布衣時從內翰汪公彥章遊汪謂予曰柳
子厚所記零陵山川問諸長老咸不知所在每爲之太息

全州志

卷之末

雜記

二十一

予乾道辛卯六月來守清湘偶長樂鄉四十七都民有投
牒互訴欒林灣乃鈛鋤嶺也予欣然曰此子厚之所記也
方子厚時湘源猶未建州故屬零陵與記中語合予以居
官不得出常恨不獲親至其所考子厚之記散行宴坐乎
水石之間覽小邱冉溪袁家莊之勝以慰其平生而汪又
去世已久不及告其所未知者故著於茲以爲好遊君子

指蹤焉

曹學佺海內名勝志

增葺

飛來石

湘山有飛來石相傳自羅浮飛來其稍夷處曰筍布臺寂
照大師經行之所有湘山寺唐咸通二年建寺門二層徑
長百餘丈始入殿由兩廡升繞殿後有浮屠俗名無量壽

佛塔卽示寂處也海內名勝志 增葺

無量壽

考內典以慧而覺者曰熾盛光佛以文而覺者曰無量壽佛則無量壽自有別義固不以年也魏馬卿西事理 增葺

甲亭記

張孝忠甲亭記有王黃州所謂江山猿鳥雲泉竹樹為天下甲此亭皆具之語初疑禹偁未嘗守全此記不過泛引其語已耳及閱禹偁集中有送柳無礙序云江山猿鳥之姿雲泉竹樹之美皆在指顧中矣則正指吾全州也柳仲塗自稱無礙道人蔣良騏南廳瑣錄 增葺

元魁少年人及未娶以下俱見張宏道科名盛事錄

蔣解元冕年十五未娶 舒探花宏志年十九未娶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三五

儒士高科故事中式不由生員者謂之儒士

舒探花宏志萬曆乙酉丙戌聯科

兄弟尚書

蔣昇成化丁未進士大司空 弟冕同丁未進士大司徒

兄弟卿貳

陳瑤成化壬辰進士僉都御史 琬成化戊戌進士工部侍郎 珩宏治庚戌進士副都御史

一州連兩科解元

嘉靖辛酉科馬千乘甲子科鄧全策

親兄弟同科進士以下俱見管一德文獻世家考

成化丁未科蔣冕蔣昇

閣臣世家

蔣冕廣西全州人年十五中成化癸卯解元丁未進士少

蔣氏

蔣貫洪武癸酉舉人

蔣良貫孫正統丁卯舉人

蔣冕良子年十五中成化癸卯解元丁未進士仕至少傅

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諡文定

蔣昇兄弟同科進士仕至戶部尚書

蔣曙宏治丙辰進士任戶部侍郎

蔣淦正德辛未進士任工部侍郎

蔣彬正德甲戌進士任在政

蔣時行嘉靖丁酉解元

蔣賁嘉靖甲辰進士任僉事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三

蔣焯嘉靖癸丑進士任監察御史

蔣應期嘉靖癸丑進士

蔣遵箴隆慶戊辰進士任至南京光祿寺卿

蔣之秀萬歷壬辰進士任至參政

蔣蒙吉

蔣輝

蔣燬

蔣增

蔣自亮

蔣時梧

蔣時材

蔣時樗

蔣時諧

蔣全可

蔣承熙

蔣在廷

蔣瑩然

蔣仲善

蔣淑

蔣守迪

蔣守浩

蔣守倫

蔣守戩

蔣守洵

蔣以述

蔣本盛

蔣宏吉

蔣守藩

蔣洪道

蔣士賓

蔣士衡

蔣士觀

蔣士綸

蔣士忠

蔣士謹

蔣希禹

蔣希孟

蔣士龍

蔣正元

蔣奇才 蔣爾才 蔣在達 蔣鑒偃 蔣鑒傾

蔣允方 蔣允卞 蔣允雍 蔣允京 蔣允彥

蔣允臺 蔣貴 蔣繼昌 蔣繼孟 蔣繼閔

蔣承臯 蔣誥 蔣秉崑 蔣時馨 蔣家相

蔣秉珪 蔣季炯 蔣參極 以上俱舉人餘未詳

蔣氏一門五世科第

蔣時成化癸卯舉人知縣

蔣曙時弟宏治癸丑進士工部侍郎

蔣訥時子正德庚午舉人推官

蔣識時子正德己卯舉人知縣

蔣誨曙子嘉靖壬子舉人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三

蔣論曙子嘉靖辛酉舉人

蔣自休曙孫嘉靖壬子舉人

蔣自觀識子嘉靖戊午舉人知縣

蔣自亮識子隆慶丁卯舉人

蔣瑩然曙孫萬歷癸酉舉人知縣

蔣在庭時曾孫萬歷癸酉舉人

蔣在達自觀子萬歷甲午舉人

蔣鑒可時元孫萬歷戊子舉人

伍氏

伍睿隆慶辛未進士任戶部主事
伍伯椿 伍成大 伍表世 伍昌禔 伍匡世

伍就湯 伍常振 伍成章 伍奇世 伍啓元
伍成弼 伍倫睦 伍元正 伍道東 伍則化
伍心臣 已上十六人俱舉人餘未詳

舒氏

舒綱宏治辛酉舉人海陽教諭

舒文奎綱子嘉靖乙酉舉人知縣

舒文璧綱姪嘉靖甲午舉人

舒應龍文奎孫嘉靖壬戌進士太子少保兵部尚書

舒應麟應龍弟隆慶庚午舉人

舒應鳳應龍弟萬歷己卯舉人

舒宏志應龍子亞魁萬歷丙戌探花編修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舒宏德天啓丁卯舉人

張氏

張惠知縣

張輝惠子宣德丙午解元

張廷綸輝子經魁天順庚辰進士戶部主事

張澹廷綸子成化戊戌進士兵部尚書

張澂澹弟成化庚子舉人

張廷組廷綸弟宏治壬子舉人

張楷宏治辛酉舉人

火殃

郡境初昏或夜半將旦時有星大如杯光焰紅赤吐芒

平空飛下凡所落之處必有回祿之災俗謂之火

斑竹

湘源縣十二月食斑皮竹筴諸筴無以及之吳錄云馬援至荔浦見冬筴名曰苞筴博物志曰斑竹筴堯女以涕揮竹竹盡斑也段公段北戶錄

湘中斑竹方生時每點上有苔錢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草穰洗去苔錢則紫暈斑斑可愛焦氏說楛

狼兵禦寇

崇正間楚寇數萬圍全州人情震動巡撫林贊檄狼兵廖琦等數千赴全授密計破之寇去全賴以安省志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三

陳大志

陳大志恩鄉塘背諸生鼎革時其父良備伯廩生良伍岱州同知良倌叔舉人天策兄廩生大忠等闔門皆死大志攜三歲姪匿跡他境太平後歸理舊業修廢繼絕克啟其宗喜施與緩急立應仁聲遍遐邇焉

恩紀

本朝開國百有餘年湛恩汪濊下及庶物雖不尚小惠而蠲租賜復有加無已康熙三十六年 詔免本年田租康熙四十二年以 萬壽恩 詔免天下田租一年乾隆十二年 詔免明年田租皆異數也

王之璘

王之璘恩鄉人嘗夜泊大溶江有婦自投於水乃傾資以拯之徒行還家

銀工

凡銀工爲器每作叅半之劑甚者贗僞莫能詰故器做則不可復用有金餘蕃不然每與人約曰吾所作皆有識若欲毀斯器則必復來無他往恐欺若也已而果良金凡爲工數十年不改轍年七十餘卒或言餘蕃父死時有逋約數十紙餘蕃悉焚去又言餘蕃嘗見餓者仆大雪中立掖於家救療或以利害阻不爲動其人竟甦

三世割股

舉人蔣達常割股起母死見前人物其四子曰葉英康熙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三

庚子冬母王亦病篤英復割股以進母食之甘究問秘不告也越三日頓起緯與緜者英之子也乾隆庚午秋母馬病已絕陳尸于寢獨胸前溫耳緯緜相謂曰吾祖吾父皆割股有驗奈何惜肢體而忍母死耶各引刃剝其臂共作糜以匙挾齒縫灌之少頃能咽久之氣續已而竟甦蓋二世皆奇行而俱獲感應云英父子今現存

還金

孝廉蔣某與西門外上馬頭星貨店彭掄一有故乾隆七年來城以甘餘金寄已而以事宿他所是夕火起燔數十家或告孝廉曰掄一居被焚矣比明往唁瓦礫縱橫餘燼燄燄景况慘目遑及寄金方共慰問問掄一指言曰火初

起正惶措以公故冒死挾此匱出所托幸不辱命卽出金匱中封識如故觀者共相傳歎云

令公神

令公神全人祀者頗多謂能懾伏魑氣據月山叢談謂爲宋時李鈐轄亦不能前知始末土人或云李衛公或云郭汾陽或云楊業言楊業者出於委巷之口不足道若李郭則近理蓋唐中書令稱令公也然又因衛公姓名誤認爲小說中之托塔天王歲時香火奉爲正神與昔人所嘲伍髭鬚杜十姨何異

城隍剔蠹

代書王某者素狡詐乾隆二一年某月某日將及夕忽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天

望空揖遜如見賓狀且囁嚅有所云已而起曰公第去吾卽自來其妻詢之弗應少頃狂走出經州署前將入俄而曰非也遂徑趣城隍廟跪墀下叩頭伏罪家人蹤跡之強掖以歸初疑中惡旣而呼妻前曰汝知新官到任耶妻曰本官到久矣何新也曰非也新城隍爺耳且曰新城隍爺姓公孫人清廉無比昨日下午車訪得吾輩數人若某某杖責怒尙未息也示其臀潰矣其夜遂死後數日某某等亦相繼死

韓擒虎

乾隆十五年二月孝廉蔣某等合昆季十餘人戲邀紫柏

神于柴灣山庄忽如風雨驟到大書曰韓擒虎已而
然明夕復邀之乩卽書曰昨欲奉白衣曲適以故去諸君
幸勿訝繼以詩云一泓春水碧潺潺門外戟枝帶霧寒往
事話來欲吼劍諸君何以解憂懣且云某少隸岳公子麾
下爲前路行營拔寨都部署以辱死雖牛頭山之捷有小
勞皆湮矣地下能無憾耶或問曰岳公子爲誰將軍見爲
何神又書云公子韓雲荆湘以上總門丞則武穆之所以
酌某者問武穆今在何許曰現在天爲神曰武穆當日戰
功可得聞其大略乎曰具在宋史曰宋史盡可憑乎曰十
亦得七八耳其他問荅及休咎事頗多然大半隱語亦有
驗否不具錄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三九

符郎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並門居邢之妻卽單之姊
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年齒相上下在襁褓中已
議婚宣和丙午夏邢挈家赴鄧州順陽任單亦舉家在揚
州待缺約官滿日歸成婚是冬戎寇大擾邢夫妻皆遇害
春娘爲賊所擄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春娘十歲時已
能誦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姬教之樂色藝皆精絕每
公庭侍宴能將舊詞更改皆對境有新意容貌清秀舉措
閒雅有良人風度前後守粹皆重之單推渡江累遷至郎
官與邢聲迹不相聞紹興初符郎受父蔭爲全州司戶是
時州官屬惟司戶年少見楊玉甚慕之而未嘗有因司

戶契分相投將與之爲地而太守嚴明未敢居二年會
新守至守與司理有舊司戶又每蒙前席於是司理置酒
邀司戶止召楊玉承應酒半司戶佯醉嘔吐偃息於書齋
司理令楊玉侍奉藥湯因得一遇以遂所欲司戶褒美楊
玉謂其知書多才藝因曰汝必係良家子當以實告玉赧
然曰妾本宦族流落至此非楊姬所至也司戶因問其父
是何官何姓玉泣曰妾本姓邢居京師孝感坊幼年與舅
之子結婚父授鄧州順陽令不幸父母皆遭寇隕命妾被
賊掠賣至此司戶復問曰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曰
舅姓單是時得揚州推官其子名符郎今不知存亡如何
因大慟司戶慰之曰汝今鮮衣美食官府皆愛重何有不
足玉曰妾聞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若爲民家婦布裙短
袂啜菽飲水亦所甘心今迎新送故是何情緒司戶心知
其爲春娘也然未有所處而未敢言後一日司戶置酒飲
司理復召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昵因正色問曰汝前言
爲小民婦亦所甘心我今喪偶汝能從我乎玉曰衣食粗
足不送往迎來此妾所願也司戶知其厭惡風塵出於誠
心乃發書告其父初靖康之末邢有弟號四承務渡江居
臨安與單往來單時在省爲郎官乃使四承務具狀經朝
廷逕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符既下單又致書與太守四
承務自贖符并單書到全州司戶邀司理名玉告之且戒
勿洩司戶自袖其父書并省符見太守守曰此美事也敢

不如命既而至日中文引不下司戶疑有他變密使人
之見厨司正鋪排開宴司戶曰此老尚作少年態耶然
處非一拍此亦何足恤也既而果召楊玉祗候止通判
人酒半太守謂玉曰汝今爲縣君矣何以報我玉答口妾
一身皆太守之賜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又何以報太守乃
抱持之謂曰雖然必有以報我通判起立正色曰笄爲吾
州弟子今是司戶孺人君子進退當以禮太守踧踖謝曰
老夫不能忘情非判官言不知其爲過也乃令玉入宅堂
與諸女同處却召司理司戶四人極歡至曙而罷晨起視
事下吏引告翁媪翁媪出不意號哭而來曰養女十餘年
更不得相別春娘出諭之曰吾夫妻相尋得亦非偶然我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三

雖賴汝恩養然十年所積金帛亦足爲汝養老計媪猶哭
不已太守叱之去既而太守使州司人從自宅堂與玉與
司戶同歸衙司理爲媒四承務爲主如禮成婚任將滿春
娘謂司戶曰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媪愛育亦有義姊妹情
分厚者今既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具少酒食與之話別如
何司戶曰汝事州人莫不聞之胡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娘
遂置酒禮就會勝寺名翁媪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酒酣
有李英者本與春娘連居其樂色皆春娘教之常呼爲姊
情相得忽起持春娘手曰姊今超脫出青雲之上我沉淪
糞土中無有出期遂夫聲慟哭春娘亦哭李英針線妙絕
春娘曰司戶正少一針線人但吾妹平日與我平等今

龍爲我下耶英曰我在風塵中常退姊一步况今日有雲泥之隔嫡庶之異若得姊方便脫此門戶是一陰德事且司戶左右要針線人姊得我爲之則素相諳勝如生分人也春娘歸以語司戶不許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旣而英屢使人來促司戶不得已懇告太守守曰君欲一箭射雙鵬耶敬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司戶挈春娘歸舅始見之相持大哭旣而問李英之事責其子曰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又更旁及外人豈得已而不已邪司戶皇恐欲令其改嫁其母見李氏婉順遂留之居一年李氏生男邢氏養爲己子符郎名飛英字騰實罷全州幕職歷令丞每有不了公事上司督責聞有此事以爲知義

全州志

卷之末

雜紀

三

往往得解釋紹興己亥歲由夔倅奉祠寄居武陵邢李皆在側每與士大夫具言其事無所隱諱人皆義之

艷異編刪節

論曰予讀五朝小說怪奇靡麗罔不兼收並採竊疑其崇尚浮誕未軌于正及閱太平御覽廣記係奉詔纂輯之書所採亦同乃知膏粱精細固貧厭飫而昌歎羊棗與夫屈到之芟亦自有悅于口而賞于心性之所癖不可廢者此歷代說部諸書所以踵事增華汗牛馬而充棟宇也然則雜記之作亦烏可少哉獨恨僻在一隅盡缺有聞未能窮搜極討蔚爲大觀彼柳子所謂貪當瑣沾沾焉勞其喙者亦媿聽之而已

